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一百二十三面第二行，從最後一句看起：

【故別行十地經云。我今說一分論。釋云。十地有二分。一因分。二果分。以果分不可說。但寄因分以明。故云一分。今言心傳。即傳說不及者。果分也。】

這是大師給我們說明『心傳』。「果海離念而心傳」，這句是說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果上境界如果不是親證，實在講，就是說出來也沒有法子去體會，體會不到的。所以佛菩薩給我們說『因』，因要是通達明瞭，修因契果。契就是證的意思。這個修因也要看你修學功夫淺深是否圓滿，如果修的是圓，修的是深，那你契入的『果分』，當然也同樣的深，因與果一定相應。我們把《華嚴》所說的因與果，我們放在一邊，我們看念佛的因與果，因為從這個地方看容易領會。念佛因果明白了，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因果就不難體會。

我們曉得念佛也要具三個條件。這三個條件就是真信、切願、老實念佛，這三個條件。信要信得真，不能有一絲毫懷疑，真信。願也要真實，真真實實希望見阿彌陀佛，真真實實求生淨土，願要真實。這句佛號是老實念下去，這個老實是非常的難得。什麼叫老實念？念念具足信願，這個念就是老實。雖然念，念了半信半疑，又想去又不想去，這種念法就叫做不老實。念得再多也沒有用處，只是跟西方極樂世界結個善緣而已。所以老實就是念念具足深信切願，這是修因。至於果報，怎樣把見思煩惱念斷？怎樣破無明、見本性？怎樣念到一心不亂？這些問題都不必放在心上。為什麼？一面念佛，一面還想著這些，這也就不老實，這個心裡頭雜念太多了。

！所以一味念下去，不能有雜念。想到一心不亂，想到功夫成片，想到我將來怎麼樣往生，這都是打閒岔。想這些幹什麼？把我們的清淨心都破壞了，把一向專念也破壞了。所以這些統統不要想，一味念下去，古人所講的水到渠成。功夫到了的時候，這境界自然就現前。當然第一個契入的境界就是功夫成片。

今天中午，還有個學生，在圖書館借錄音帶，看到我了。他在研究《楞嚴經》，觀世音菩薩修行的方法，解六結越三空。我說好是很好，你這一生能做得到嗎？六個結統統解開了，才是破一分無明，見一分本性。他對於禪很有興趣，我說禪家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要把那六個結統統解開，這才行。解開五個，都還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我說你慢慢去解去吧！所以我跟他說一句老實話，如果不念佛求生淨土，沒有一個人能出得了三界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你聽了不高興，就憑這個不高興，你就出不了三界。為什麼？煩惱起現行，你還能出得了三界？不可能。所以說的是老實話。

六結裡頭，第一個是「動」。動完全離開，靜就現前了，靜就是清淨心。這個「靜」才是第二個結。但是什麼？在念佛法門裡面，行。這第二個結，解一個結，我們就決定往生。為什麼？這個靜結的境界就是念佛人講的功夫成片，帶業往生的保證，別的不行，其他的法門六個都得解開。我們只要六個結解一個就能往生，凡聖同居土就靠得住了。解一個容易，解六個難。往下，一個比一個難。靜結解開之後，就是「根結」；根結解開之後，「覺結」；覺再解掉之後是「空結」，空解掉之後是「滅結」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，這樣才能夠破一品無明，見一分真性，你說多難。我們念佛法門，跟觀世音菩薩修行有密切關係，不是沒有關係。這六個結，念佛的人，用念佛這個方法自然把這個結解開了，這個方法妙！解開一個就生凡聖同居土，你看這多自在，三界就超了。如果你有能力

解開三個，那你生的是方便有餘土。六個都解開了，你生實報莊嚴土，那是理一心不亂，這就是證果，念佛人的果報。諸位從這修因契果你明瞭了，此地這個意思就不難體會。這是說明用其他的方法不求往生淨土，難。要想超越三界，斷見思煩惱，這六個結得解開三個才行，見思煩惱才能斷，可是還見不到本性，你就曉得這事情多麼的困難。

《十地經》也是《華嚴經》，是別譯的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傳到中國，也是很多次傳來的，所傳來的經文都不完整。《十地經》就是《華嚴經》的「十地品」。這一品傳來之後，在中國也把它翻譯出來。雖不是全部，是《華嚴經》的一品，當然這一品相當的重要。經上有這麼一段經文，『我今說一分』。下面這是解釋，這說一分是什麼意思？「一分論」，這解釋裡面就說明，『十地有二分』，地地都是二分。每一地都有因，都有果。所以經上跟我們細說，是說的因分，果分沒有法子說，果分不能說，但說因分。這個地方講到「果海離念而心傳」，這是講的果分。『今言心傳，即傳說不及者，果分也』。所以禪宗裡頭常講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教下也到這個境界，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」，這是親證的境界。必須兩個人都入這個境界，那他們說起來就方便，他們可以說。證入這個境界跟那個沒證入境界的人說，說不出來，說了，他也不懂。

【亦即楞伽宗說二通中。宗通也。】

《楞伽經》是禪宗裡面重要的一部經典。禪宗雖然講，後來是用《金剛經》印心，但是達摩祖師到中國來是用《楞伽》印心，到五祖忍大師才改用《金剛經》，所以前面都是用《楞伽》。《楞伽》不但是禪宗重視，相宗也重視，同樣它也是法相，六經十一論之一，可見得這部經是相當重要。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當年在錫蘭講

的，楞伽山講的。楞伽山在錫蘭，現在的斯里蘭卡，在這個地方講的。

這上講的二通，就是『宗說二通』。『宗通』，宗是講的禪宗。實在，宗就是講的果。「說通」，說是講教。所以我們常講，讚歎某人是通宗通教，就是宗門教下他完全通達。這個意思也就是說，整個佛法無論是哪一宗、哪一派，他都能夠通達，我們稱他為通宗通教。所以心傳是屬於宗通。宗通沒有不通教的，教理決定通達。說通未必能通宗，就是對於經典教下有研究的，不懂得禪宗。這就說明，宗是主，教是其次。宗是主，宗是正，教是助。現在學佛，研教的人多。雖然研教，還未必通教。就是教通了，宗不通，還是沒有用處。所以今天有許多人有個錯誤的觀念，拼命去研究經典，研究佛學。中國研究還不夠，還要到日本去念佛教大學，去搞一個博士頭銜回來。博士頭銜拿到了，他說通不通？未必通。那跟宗，那更是茫然。何以見得？這個宗真的要通了，給諸位說，煩惱沒有了。

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決定沒有了。如果四相還存在，他的宗決定沒通。由此可知，這個宗通是什麼樣的地位？拿《金剛經》做個標準，四相四見統統破了，這個人才宗通。如果拿《楞嚴》觀世音菩薩那個標準，是六結都解了，才叫宗通。六結，還剩一個結沒有解，宗還是沒通。為什麼？沒有見到真性，沒有見到本心，這傳心。宗是什麼？宗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自己的常住真心，什麼時候明心見了本性，這叫宗通。所以宗通，不可能說不通的。六祖大師宗通了，你看，不管是什麼樣的經論，他沒有見過的，沒有聽過的，他一接觸就通達。可見得，人家說通，宗通必定說通。教下裡面很多大法師，講得頭頭是道，天花亂墜，你把禪宗語錄拿一則給他看，他講不出來。為什麼？禪

宗語錄是講境界的，是傳心的。如果自己達不到那個境界，那個禪宗語錄是決定不懂。

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頭有個小故事很有趣味，那個人名字我記不得了。我是初學佛的時候讀這個書，以後這差不多三十年沒有看過這個書，還有這麼一個印象。有個老居士，參禪，他給印光法師寫了一封信。他說禪宗的，有個非常著名的語錄《五燈會元》。《五燈會元》一千七百則公案，他向老和尚說，這一千七百則公案，他差不多都參透了，只剩下五、六條還不太清楚，差不多統統參透了。老和尚回了他一封信，一千七百則公案，你有一條沒有參透，你完全都沒有透。如果你一條參透了，全部都透了。他被印光法師這一棒打醒了，把這個丟掉，老實念佛了。真的，一點都不錯。所以他很自負，很高明，認為自己了不起。《五燈會元》只差那麼五、六條還沒有法子，可見得，他那些懂得的都叫胡造謠言，不是真正懂得。這就曉得宗通之難。

念佛這個法門，實在是講，是用最巧妙的方法，達到通宗通教，特別與宗門相應。所以你看《無量壽經》古德的註解裡面，這淨土宗，實在講，不但是禪淨不二，同時還是密淨不二。這句佛號是無上深妙禪，這句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，在經上講的，持名念佛是無上深妙禪。這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也是無上甚深的密咒。所以你老實念佛，實在講是禪也在其中，是密也在其中，這是實在不可思議。

黃念祖老居士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註解裡，把這個意思講得很透徹。黃老居士確實是通宗通教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德，還是一個密宗的金剛上師。禪、淨、密都有很深的造詣，這樣的善知識，在今日之下，非常的難得。我們在平常，也有同修告訴我，遇到些初學佛的人，有人剛剛接觸，接觸到密，他要去勸他修淨土。我就告訴他

沒有必要。人家接觸密，你就介紹黃念祖給他，讓黃念祖勸他念佛，這個最好了，比我們勸他有效。為什麼？人家懂密！內行人！所以就不妨可以介紹給黃老居士。黃老居士雖然在大陸，現在通信很方便，地址告訴他，他就可以直接去給他通信。老居士的著作，現在在台灣我們也有好幾種，替他出版了。接引初機，最好的學密的《谷響集》。我們跟《淨土資糧》合印在一起。《谷響集》是專門解答密宗裡頭疑難問題的，你讓他先看。我們二版，好像都送得差不多了，現在準備再印三版。負責的同修注意到，印三版的時候，把黃老居士的住址印到裡面去，便利大家去找他，我們把他的地址印到後面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個意思：

【二通之義。】

這個『二通』，就是宗通、說通。

【下立宗中辨。】

在十玄裡面，這就是十門開啟裡面，宗旨裡頭再詳細的來說明。

【亦即達磨無念為宗。以心傳心。不立文字之義也。】

這一句《壇經》裡面說得很詳細。惠能大師所傳的就是『達磨』的嫡傳。《壇經》裡面講禪的宗旨，是以『無念為宗』。無念，諸位要知道，不是什麼念頭都沒有。什麼念頭都沒有，那就壞了，那變成無想定。無想定的果報在第四禪無想天，那就修成外道，那個就錯了。所以《壇經》上講得很清楚，無念是無邪念，不是無正念，他有正念。所以這個邪念、正念我們要搞清楚。到底什麼叫邪念？什麼叫正念？要以禪宗的標準，有念即邪，只要有念頭都是邪念，無念就是正念。這個無念跟無想不一樣。無念怎麼是正念？你無念的時候，我們來說，當你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的時候，你這心裡頭一個雜念都沒有。試問問，你眼睛看外面境界

有沒有看清楚？看清楚了。耳朵聽外面聲音有沒有聽清楚？聽清楚了。這個能見、能知的就是正念。你在這個正念分明的時候，裡面起了分別、起了執著，就叫邪念。所以他不是什麼念都沒有，他是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外面境界是了了分明。不但眼前的境界他了了分明，乃至於過去、未來統統清楚。雖然六根對六境清清楚楚，確實他一念不生，這叫做正念。所以禪的修學，就叫你二六時中常常保持著正念。這就是『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』。為什麼？文字是方便。心法是真實，文字是方便。捨棄了文字，你才能夠見到真實，這就是馬鳴菩薩教給我們的。

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說的，《起信論》屬於教下。教下用功，這個原理原則跟宗門沒有兩樣，原理原則完全相同。所以教下著重在什麼？著重在說聽。聽要用什麼方法聽？離言說相聽。聽講經，不執著言說相，不著這個相。離名字相聽，佛學的名詞術語很多，也不執著這些。離心緣相，心緣相是我們思惟，他聽這個義理，也不要思惟它。換句話，跟禪宗用的功夫沒有兩樣！完全用一個清淨心，對於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裡面決定沒有分別執著。言說不分別執著，名字不分別執著，義理不分別執著，是以清淨心來對清淨的境界，馬鳴菩薩教我們這樣聽經。聽是這樣聽法，說也是這麼說法，這樣的說聽就是佛門常講的「無說而說，無聽而聽，聽而無聽」。這樣聽經會開悟，這樣的聽經會入定。說聽都一樣，為什麼？全是真心流露，裡面一絲毫的虛妄都沒有。說的人，不管長說短說，深說淺說，他心是定的。換句話說，是定慧自然的流露。聽的人心也是定的，在接觸音聲的時候，也能夠把他自己的心性引導出來，這就是傳心，這叫相應。不會聽的，死在言說裡頭，死在名相裡頭，聽了之後胡思亂想，虛妄分別，那是不會聽的。

由此可知，宗門教下只是手段、方法權巧方便上不一樣，它的

原理原則沒有兩樣。回過頭來看看淨土宗，那個原理原則還是一樣的，決定沒有違背。我們念佛，我們讀經，我們聽講，才能真正達到一心不亂。縱然一心不亂達不到，功夫成片確實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只要你如法，所謂說功夫得力。得力，就是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功夫才能夠得力。念佛要離一切分別執著，讀經也要離一切妄想執著，乃至於聽經。這個方法你要是學會了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處事待人接物都用這個原理，那你功夫就得力，那個受用就大了。確實是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

「不立文字」，不是不要文字。中國禪宗裡面講：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。禪宗的文字，比任何一宗都多。你們看看現在《大藏經》，禪宗自古以來的祖師，他們的語錄，留下來的文字，至少佔《大藏經》五分之一。它不立文字，是文字最多。這是我們要曉得的，文字是工具，它這個不立就是不執著。

【故禪經序云。禪定之門。此是阿難曲承旨詔。若遇非其人。則幽關莫闢。罕窺其庭。若得意忘言。則途中授與等。斯則句句言說而無說。念念智契而無契。無說無契者。常說常契也。】

序文裡頭這段文字，好。『阿難』，不但是傳世尊之教，集結一切經藏，教下是阿難尊者傳下來的，宗門也不例外。宗門，釋迦牟尼佛雖然傳給摩訶迦葉，迦葉是禪宗初祖，可是迦葉就是傳給阿難的，阿難是禪宗二祖。所以阿難也是承傳禪宗之人。從此代代相傳，到二十八傳才是達摩。達摩祖師在印度是二十八代，到我們中國來。在我們中國，算是禪宗的初祖；要是一直算下來，他是第二十八祖。

這個地方就講到阿難。阿難『曲承旨詔』。這個曲是委曲宛轉，承受佛的旨意。如果不是禪的根機，決定不說的。這個意思，不但在此地是這個說法，就是《壇經》裡面，六祖也說得很明白。六



祖待人接物，他的原則也是這樣的。如果遇到不是這個根機的，他是合掌令歡喜。這個態度我們要學。他不自己讚歎自己，不毀謗別人。不說是我這個最高，你那個不如我，六祖沒有說過這個話的，你們查遍《壇經》，沒有說過這個話。絕對沒有讚歎自己，毀謗別人。總是合掌，叫你歡喜，勸你修學那個法門，因為你不是這個根機。如果是根機的，他一定非常慈悲，給你開導，誘導你入門。

那這個最早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識，你看他們如何去接引初學的。佛說無量法門，沒有一個法門不好。這麼多法門，就是適合於各種不同根性而建立的。佛有沒有建立法門？佛沒有。為什麼？沒有一個法門是佛自己意思建立的，佛沒有，佛所建立一切法門是因眾生的根性而建立的。正像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這麼樣建立的。所謂是立而無立，說而無說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那為什麼不讚歎自己，不毀謗別人？諸位要知道，真正的法就是一法，心法。心裡面，《壇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你有什麼好讚？有什麼好毀的？你有讚歎、有毀謗，已經是二法，心就不清淨了。心裡頭本來一法沒有，你心裡頭生了二法，那成什麼話！

我們念佛人常常要想到，我要念到一心不亂，我要念到功夫成片，你心裡頭有二法，你的心怎麼會清淨？你怎麼可能念到一心不亂？不可能！所以雖修一法，這是佛法大海，無量法門，我們隨取這一法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第一。我雖然取這一法，我對於一切法至誠恭敬，禮讚供養，修什麼？修自己的清淨心，修自己的平等心，這才叫真正修行。如果你修學這個法門，我這個法門好，你們那些都不行，都不如我這個。給諸位說，是毀謗自己，也毀謗別人，你的心永遠不會清淨，永遠不會得到一心。無論宗門教下，顯宗、密宗，同一個原理。

《華嚴經》五十三位善知識裡頭，不少是學密宗的。普賢菩薩本人就是密宗的開山祖師。我們學佛，要想在這生當中有一點成就，要想得到一點真實利益，如果我們用心錯了，我們修學的態度錯了，縱然再好的老師來指導你，佛菩薩親自來指導你，你還是不得其門而入。所以這個用心態度是我們成敗的關鍵。世間一般人重視方法，方法固然重要，並不是很重要，我在過去很多年就說過。因為有不少年輕人想來學講經，問我用什麼方法？我就告訴他，方法在講習當中，它所佔的重要性，充其量不過十分之一。那十分之九是什麼？十分之九是你的用心、你的態度，這個非常重要。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學習？用什麼樣的心態去演說？那這一段也是如此。

『若得意忘言』，這就是遇到根性相應的人，跟禪的法門相應，那就得要教他，一定要幫助他，要開導他。向後我們《壇經》上，看到五祖、六祖，的確這真的是有師承。阿難是二祖，代代相傳都是用這個方法。到我們近代，我們近代的人很聰明，特別聰明，聰明超過了古人。覺得古人這個方法不太適合，發明很多新方法。這個新方法試驗到今天，沒有一個開悟，這是我們要警惕的。禪宗用新方法不能開悟，教下用新方法不能大開圓解。這樁事情我們要認真的反省。所以我有好多年，佛學院的邊都不敢碰。我過去教過佛學院，我一出家就教佛學院。那個時候出家，還沒受戒，剃了頭，就到佛學院做老師去了。所以我出家三十年，我講經講了三十年，我也辦過佛學院。以後發現，原先以為我們在講經，在教學生，還功德無量。到後來恍然大悟，真正發現，我們是在誤人子弟，是在造無量的罪業。

從前李老師講經，說了一個笑話，這個笑話含義很深。他說有個人做醫生，容易殺人。給人家看病，看一個死一個，看一個死一個，死了不少人了。到最後他的壽命到了，閻羅王，把他判到十八

層地獄。他就喊冤枉，我不是有意害死他的，不是有意的，是藥用錯了，誤殺。是不是？你判我十八層地獄，我不甘心，在那裡跳腳。結果聽到底下還有人說，老兄，你不要跳腳，你跳的時候，這灰塵落得我一身。結果他就問，奇怪了，我這到十八層了，難到底下還有一層？他說，你是十幾層？他說，我是十九層。他說，你幹什麼的？我是教書的，誤人子弟要墮十九層地獄。我就發現了，那個佛學院是誤人子弟，所以我再也不敢搞了。

那我自己學佛這一點成就是李老師教的。不是從佛學院學來的，李老師教的。李老師所用的方法，就是古時候一代一代傳的老方法。老方法，得了一點受用，新的方法得不到受用。你說這個佛學院裡面，三年，或者四年畢業了，一樣都不會。問他學的，學了不少，大經大論學了幾十部，一樣都不會。我們當年跟李老師學，李老師教是只教一樣。這個一樣，究竟學哪一樣？李老師是讓你自己在《大藏經》裡面去選。你歡喜學什麼，他就教你什麼。你所選出來的給他看，他看看你選的這部經，跟你的程度相應不相應，如果你的程度淺，選得太深，他不同意，這部經你學不了，你再去選一部。選了三次，老師都不同意，老師替你選一部，他替你選，不叫你再麻煩了。用這個方法，只可以學一部。一部學通了，才准學第二部。他那個學通的標準，實在講不高，標準不高。他的標準要求，就是你上台去講一遍。不是小講座的台，要上升正式講經的那個大的講台，下面聽眾差不多也有百把人在聽。這樣講過一遍，他滿意了。他會來聽的，他坐在最後，那個時候還沒有擴音器，他坐在最後，最後你講經，他聽不清楚，不算數。他聽到，說可以了，你這一部才算畢業，才可以學第二部。所以他那個班只辦了兩年，學生只有二十幾個人，大概二十二、三個人的樣子。這兩年下來，個個都能講。你看台中附近，北面到新竹，南面到鹿港。我在台中的

時候有十七個佈教所。這些佈教所，每個星期講經講一次，就是我們這些同學輪流去講。他只辦了兩年，訓練了二十多個，個個都能上得了台，的確比佛學院的效果高明。他教的方法是私塾教學，個別教出來的，用這個方法。

這麼多年來，仔細觀察一下，還是老方法有效果，新的方法沒有看到效果。我有一年，大概總得有十多年以前了，日常法師還在當學生的時候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我都忘掉了，他有一次給我提到這個事情。有一年演培法師從南洋回來，他們福嚴精舍的學生，老師，學生陪他到烏來去觀光、去玩。那一天正好我碰上了，演培法師就邀我一到去玩，我那個時候在台北講《楞嚴經》。我們坐在車的前面，有說有笑。那時候我還不認識日常，日常在後面做學生，他講的，給我提到這個事情。演培法師那個時候就給我說了一句真心話。他說，淨空法師，你想想看，我們這些老一代的法師，包括你在內，所有在那裡講經的，哪一個是佛學院出身的？一個都不是。老一輩的像南亭法師、道源法師，還有幾位真正都是講經的法師，沒有一個是佛學院出身的。

我今年年初在新加坡又遇到演培法師，他要我到他那個道場，給他們的信徒講開示。我講下來之後，他也告訴我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師那個情形，他說他年輕的時候，他很小出家了，十幾歲出家，在觀宗寺跟諦閑法師，那時候當小沙彌。他說諦閑法師教給他的那個方法，跟李老師一樣，一樣的方法。所以我們才曉得古時候這個承傳有道理。老師對於學生限制的確是相當嚴格，真正有著師生的關係。所以師資道合，這相當不容易。今天沒有了，這社會上看見了。講經聽眾雖然多，表面上好像學生不少，真正的學生一個也沒有。真正的學生，就是老師三個條件一定要遵守。我原先以為李老師給我這三個條件是他專門對我的，對付我的。這以後才曉得，

諦閑法師對演培法師也是這三個條件。我才恍然大悟，這不是老師專門來對付一個學生的，是代代相傳就是這樣的。

第一個條件，就是只聽老師的，對老師百分之百的服從。譬如說聽講經，只聽老師一個人的，除老師一個人之外，任何人講經不准聽，不可以聽的。第二個條件，就是看書。甚至於看佛經，一定要得老師同意，老師不許可，決定不能看。第三個條件，那李老師要求我的，你從前所學的，我統統不承認。那些所學的一律作廢，你拜我做師父，做老師，從今天起，一切從頭學起。這三個條件。三個條件不接受，那就算了，就不必談了。三個條件接受，我們可以做師生，他可以做老師，我就可以做學生。演培法師告訴我，他小的時候在觀宗寺，諦閑法師給他也是這三個條件。他說當時好像老師很專制、跋扈，心裡有點不服。可是學了一段時期之後，真正得到利益，對老師才恭敬、感謝。師生關係是這樣建立的，師資道合。現在哪裡去找去？找不到了。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去限制你？實在講，這就是幫助你奠定戒定慧三學的基礎。因為你要到處聽，心會聽散亂了，會聽了有疑惑；到處看，看也看亂了。所以叫你一切不准聽、不准看，把你六根的門統統給你封鎖掉。好了，你這三年、五年心自然定下來。所以他的期限，他不是無限期的，有期限，五年。這五年就是培養戒定慧三學的基礎。

那現在的佛學院一開頭就博學多聞，那怎麼行？沒有三學的基礎。這個博學多聞，應當是在三學成就之後，所謂出師了。出師，那就是參學，參學就是博學多聞，五年以後，你戒定慧三學真正成就了，老師這個門打開，什麼限制都沒有，什麼人講東西都可以聽，什麼書都可以看，完全沒有障礙。為什麼？你有能力辨別邪正是非，你有這個能力，你一聽就明瞭，他哪些說得是對，哪些說得不對，對你只有利益，沒有害處。你沒有三學的基礎，聽了這個人講

不錯，再聽那個人，那個人也不錯。多聽了幾個人，不曉得學哪一個好，覺得門門都好，門門都有問題，毛病出在這個地方。所以還是從前那個方法正確，老辦法用了幾千年，有它的道理在。如果這個方法不好，早就應該淘汰掉了。我們看到現在人發明了許多的新方法，新方法出不了人才，想想老方法還是滿有效果的，這是值得我們去反省的。

說法貴在契機，法一定要適合修學人的根性、程度。像禪宗，尤其是達摩所傳的這一支，以心印心。六祖能大師說得好，他所接引的人、接引的對象，上上根人。他講神秀大師所接引的是大乘根性的人，他接引的是上上乘人，比神秀大師那個標準還要提高一層，這是《壇經》上說的。所以不是上上乘人，跟他得不到利益，不如跟神秀。跟神秀能得到利益，跟他得不到利益，他有對象。上上乘，那就是此地講的，『句句言說而無說，念念智契而無契；無說無契者，常說常契也』。這就跟《心經》裡面所講的境界完全相同，《心經》到最後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無智無得，是真智真得。這個智是根本智。《般若經》上所說的：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無知是根本智。

這就說到剛才講的話，自古以來師師相承，五年學戒。這五年學戒，不是學戒律，就是剛才所說的，五年遵守老師的教誡。你初學的人，怎麼能夠學律藏？他不能學的。初學的人，守住老師的教誡，不准聽人家亂說，不准隨便看書，是這個教誡，五年學戒是學這個東西。也就是五年學根本智，學什麼？學無知，從這下手。所以佛門教學不是從有知下手，從無知下手，培養根本智。

這個方法，不但佛門裡頭採用，世間法教學也採用。我們中國古老的私塾，所謂小學，儒家所講的小學。小孩七歲上學，跟老師。從前那個七歲上學，是要跟老師生活在一起，沒有天天放學回家

的，沒有，跟老師生活在一起。只有什麼初一、十五節日才放一天假回家。所以七歲在《禮記》裡面講，「就外傳」。傳是師父，就是跟師父，跟老師，不再跟父母。老師教什麼？教生活教育，教你灑掃應對，教這些。也就是我們教育裡面，德行的教育。教你如何侍奉老師，如何對待你的學長，比你年歲大的這些同學。這些訓練學會了，你回家去就會孝順父母，就會友愛兄弟。所以他教的是生活教育。除生活教育之外，就是培養學無知，培養無知。無知用什麼方法？用讀誦。每天叫你念四書五經，老師督促你念，不講解的，沒有意思的。就是一天到晚叫你念，念個至少是六個小時，每天要大聲的念出聲來，念六個小時。現在我們覺得這有什麼意思，意思可大了。這樣念六個小時，他六個小時不打妄想。你要不叫他念，他小孩會想玩，他會想這個，想那個。每天叫你五、六個小時不打妄想，修清淨心，修無知。這樣的訓練，訓練個六、七年，通常到十二歲。所以到十二歲，從七歲到十二歲，把重要的經典，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，諸子，乃至於文集裡面好的文章，老師統統給你選出來，全部背誦。每一樣東西都背過幾百遍、幾千遍，他一生永遠不會忘記。

這個時候小學畢業了，他這個根基打好了，身心清淨。從前沒有中學，就上太學，太學就是大學，十三歲上大學。大學裡面講解。大學裡面是無所不知，小學學的是什麼？無知。到大學就無所不知。所以大學裡面，這些學者、老師帶著學生講解，研究經義，討論經義，那個很舒服、很自在，不要帶書本。書本老師背過的，學生也背過的。給你講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從前挺科學的，你看看我們這個本子，古時候刻的。每個版，就是一面決定是十行，每一行一定是二十個字。所以給你講哪一頁哪一行，不管什麼地方刻的，版本不相同，但是它裡頭的字第幾頁第幾行

，決定錯不了的，這比我們現在進步多了。我們現在的書，你說同樣一本書，每家排的版不一樣，頁數、行數都不相同，你就沒有辦法。我們中國古人很厲害。所以刻書的時候，當中沒有空字，也沒有什麼段落，都是滿滿的。一頁多少行，一行多少字，全中國都是一樣的，不管哪個地方刻都是這個刻法。所以老師給你講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，沒有一個不知道。所以念太學，不要書，不要書本了。老師教學，也不見得是教室、講堂，多半不用這個。老師教學，到哪裡教學？遊山玩水。帶著學生一塊去玩，每天郊遊，走到哪裡，講到哪裡，討論到哪裡。帶著酒，帶著菜，學生要侍奉老師，替老師擔著酒菜；老師年歲大，要替老師推車，一路走，一路玩。好，玩個二、三個月回來，這個科畢業了，你看多有意思。

所以從前讀書是真樂，不像現在。現在因為什麼？沒有這種深厚的基礎，所以說你沒有辦法離開書本，從前人不要書本。李老師九十多歲，寫文章引經據典是提筆就來了，他不要去找那個參考書。為什麼？小時候都背過的。所以世法、佛法都是從根本智下手。現在我們把這個捨掉了，認為這是落伍的，這是錯誤的，根本智不要了。一上來就是博學多聞，這一上來就是有知，有知到最後是有所不知，不知道的太多了。古人這個方法，從無知下手。從無知，到後來的確無所不知。我們今天在教學法，教學的思想，跟從前一百八十度的相反。

今天看看我們的佛門。你看看古時候，不管是哪一宗、哪一派，代代都有人才。而且這些人才成就的，在教下大開圓解，在宗門明心見性，都是年輕人。六祖大師接受五祖衣鉢的時候，二十四歲。人家二十四歲就明心見性，是那一種方法教出來的。現在我們看這一代，無論出家、在家的，學到頭髮都白了，還是一竅不通，煩惱重重，生死沒有把握，這是要覺悟。為什麼從前人，學個三、五



年就有成就，我們今天學三、五十年，愈學愈迷惑，問題出在什麼地方？絕對不是我們現在人頭腦不如從前人，實在講，方法錯誤了。從前的方法，從無知下手，是一下手先學什麼？學清淨心，身心清淨，一塵不染，他學這個，從這下手。不積極求知，不著急求知。現在人下手，一下手，就希望什麼都知道，要通宗、通教，要做大通家，什麼都知道。結果學到鬍鬚白了，還什麼都不知道。

這是我們要認真去反省的，要真正覺悟。如果想在佛法上有一點成就，還得走從前古大德走的這個路子。我們真正用上三、五年功夫，確實有收穫，心地的確清淨了很多，煩惱、妄想真的減少了。這個東西一減少，智慧自然就增長。淨宗雖然是第一方便，也得要心清淨才能夠有把握往生；心不清淨，往生是沒把握的，心淨則土淨。那要想心清淨，必須要放下，世出世間法，你放下的愈多愈好。不肯放下，捨不得，還有貪戀，那這個問題就大了。這個文到這裡是一段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